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七回 士飽馬騰雄師奮勇 智窮力竭賊首遭擒

話說劉天熊說降了歐陽占魁，因曹汝泰與朱保同寨，礙於耳目，當夜不便去說，恐怕洩漏，遂聽歐陽之言，明日上陣追殺敵將時，再行會話。到了次日，自賊首繆瑞麟等，又去官軍營內討戰，洪提督便率領諸將披掛上馬，兩邊排成陣勢，劉天熊在馬上先會了意，然後大罵道：「大不知羞恥的貪官，咱爺爺昨日誤中詭計，被爾誘去，今認得劉爺爺麼？」洪提督亦罵道：「該死的狗強盜，本提督誤信詐降，為爾脫去，今還討戰，真個是慙不畏死，誰與我將這狗強盜捉來？」話猶未了，只見褚飛熊一馬飛出，更不打話，提槍就刺，劉天熊急架相迎，兩人戰有七八個回合，劉天熊當胸一戟，褚飛熊趕著閃避，正等還槍刺回，劉天熊復又一戟刺到，褚飛熊身子一讓，不期檔下一滑，由馬上栽翻下來，賊兵趕上縛住。洪提督大怒，飛馬提槍就刺，劉天熊挺戟相迎，戰未數合，洪提督又敗了下來，撥轉馬頭仍然落荒而走，劉天熊拍馬緊緊追趕，直至十里以外，四面一望，人影全無，劉天熊即在馬上先欠身，望洪提督謝了罪，然後就將勸歐陽歸降的話，前後說了一遍，現在歐陽已決意順從。又將曹汝泰因與朱保同寨，不便去說，約他在此會話，也告訴了洪提督，洪提督大喜。兩人正在那裡說話，忽聽鸞鈴響處，回頭一看，見一騎馬如旋風般飛來，仔細看時卻是曹汝泰，劉天熊趕著迎去，招呼說道：「曹大哥來得好極，弟有心腹奉告，務望見納。」曹汝泰見劉天熊與洪提督打話，已知明白，又見劉天熊招呼，要告訴他心腹，更是無疑，當下也即答道：「劉兄有何話說，即請道來。」劉天熊道：「小弟所謂以心腹奉告者無他，欲勸兄投明棄暗，勉為朝廷之梁棟，毋作逆賊之元凶，歐陽兄已俯聽弟言，心悅誠服，不知吾兄尚有同心否？」曹汝泰道：「某有志久矣，惜未有機，不便冒昧，今幸吾兄指教，某當願聽良言，但不識洪元帥可否相容，乞先代達鄙意。」

劉天熊道：「此勿庸慮，洪元帥仁愛過人，闊達大度，小弟昨日已在元帥前代稟過，已蒙俯允，只恐吾兄不肯歸順，未免有負元帥之恩。今兄既願順從，元帥斷無不容之事。」

曹汝泰聽罷大喜，便要下馬去看元帥，劉天熊便止道：「吾兄不必下馬，小弟先去稟了元帥，且看有何話說，便來回覆。」劉天熊即撥馬逕去稟告，洪提督亦大喜，隨同劉天熊過來，曹汝泰一見又要下馬行禮，洪提督忙止住道：「將軍今幸歸順，誠深敬佩，些須末節，不必過拘，今夜三更，務望不可有誤，破敵之後，再為敘談便了。」

曹汝泰亦欠身謝道：「蒙元帥不罪，感激涕零，今夜三更謹遵台命，願效犬馬以報鴻恩。」說罷三人復戰了回去，到得陣上已先有兩個人在那裡對殺，於是五個人便混殺起來，此又大戰了一陣，各自鳴金收軍。繆瑞麟回營之後，即叫將褚飛熊推來，有賊目把褚先鋒押上，繆瑞麟道：「任你英勇，今日已被咱捉來，既已到此，爾為何不跪？」褚飛熊發口大罵，當下繆瑞麟喝將推出斬了，剗了心肝祭奠那些陣亡好漢，眾賊目答應一聲正要上前動手，只見劉天熊道：「大王何必著急，既已將他捉住，何怕他逃了不曾？爽性等捉住那個烏元帥，一齊剗心瀝血，祭奠亡靈，豈不更覺暢快。」繆瑞麟喜道：「將軍之言甚是有理。」即命人打入囚車，送入後寨，著人看守。劉天熊等亦各回本寨不提。

再說洪提督回到大營，當即傳令吳克威：「命爾令箭一枝，率領精兵五百名，暗暗抄出楊家崗中寨後面，在僻近處埋伏，只看三更時分左右兩寨火起，即殺入中寨放起火來，彼時自有接應，不得有誤，如違者斬。熊如豹，命爾令箭一枝，率領長槍手五百名，暗暗抄出楊家崗後，在信陽交界之處埋伏，賊兵敗後必走信陽，務要攔住截殺，不可放走一個，如違者立斬。馬超群武尚勛，命爾令箭一枝，各帶精兵三百名，在小河溪萬安鋪兩處埋伏，以防賊人經過，若五更以後不到，即合兵往揚家崗接應。黃土實董全才，命爾令箭一枝，率領短刀手五百名，並烏雞黑犬血，若遇風沙飛刀等件，便一齊放出，以破邪術，萬勿有誤，如違者斬。周鴻殷智，命爾令箭一枝，率領烏槍手五百名，多帶藥彈，短刀手五百名，二更飽餐，三更馳抵賊寨，首先砍開寨柵，施放火槍，一湧殺入，本提督自有接應，退者立斬。」諸將得令而去。

再說劉天熊到了初更時分，帶領四名心腹，各藏暗器悄悄走入中營後帳，假說換班，將從前看守褚飛熊人喝退，即令隨帶的心腹在那裡看守，自己仍悄悄回本寨來坐了一會。只聽寨內已是二更五點，劉天熊即與歐陽占魁收拾停當，準備廝殺，忽聽崗下喊聲大起，已知官軍已到，當即從寨內放起火來，兩人便披掛上馬，趕奔中營去，卻好右寨也起了火，曹汝泰出其不意，已將朱保先殺了，取了首級掛在馬上，當下合在一處，直望崗下殺出，走到寨柵門口，但見官軍已砍開寨門。火槍藥彈如雨點般打進，劉天熊等三人先打了話，即領著官軍殺回中寨，繆瑞麟等正是睡著，忽聞四面喊聲大震，趕著起來披掛上馬，只見後帳火起，原來褚飛熊在囚車內聽見前面喊殺，那看守的四人即打開囚車，當先放出褚飛熊，搶了一枝槍，直奔大帳殺去，後面吳克威亦帶兵殺來，正遇張龍驤，只一合，褚飛熊刺張龍驤於馬下，取了首級，即騎了張龍驤的馬，殺入大帳，遇著賊兵就刺。

正在亂衝亂刺，猛聽四面齊聲喊道：「不要放走了賊首繆瑞麟呀！」褚飛熊聽得真切，仔細一看，見火光中圍住一人，正是繆瑞麟在那裡廝殺，褚飛熊便一馬突入重圍，舉槍就刺，繆瑞麟單人獨騎，怎抵得住六七員萬夫不當的猛將，正在危急，不能出圍，合當命不該死，赫達領兵殺到，即作起法來，忽然火滅煙消，大雨如注，半空中有無數蛟龍怪獸，張牙舞爪，直望官軍亂撲過來，繆瑞麟即乘此逃脫，黃土實董全才知是邪術，喝令軍士將烏雞黑犬血一齊噴出，倏忽間大雨止住，星月復明，那些怪獸蛟龍寂然不見，官軍往來馳突，四面搜尋，只不見繆瑞麟等逃往何處，此時天已大亮，賊眾降者死者勿計其數，官軍又窮搜一會仍是不見，只得將那些器械糧草馬匹之類收拾回營。下得崗來走未多遠，又遇著馬超群武尚勛二人前來接應，彼此說明情節，合兵一處回營去了。到得營門洪提督已在門首迎接，諸將一同進帳，各人獻了功，洪提督又慰勞了兩句，劉天熊便率領曹汝泰歐陽占魁參見已畢，洪提督又勸勉一番，諸將又將圍困繆瑞麟已將就擒，後來赫達作法，忽然大雨如注，半空中有無數蛟龍怪獸隨風撲下，比及破了他的法術，繆瑞麟已經逃脫，雖四處窮搜了一會，只是不見，只得回營，共斬賊將五名，賊兵死者勿計其數，願降者亦有千餘人之多，所獲器械馬匹糧草甚多。當下洪提督即帶諸將分別記功，命各人且去休歇，不表。

再說熊如豹領著五百名精銳，在信陽交界處埋伏，等到第三日午牌時分，果然兩男一女帶著幾十名敗殘小卒，歪盔斜甲而來。你道這些人是誰？原來是繆瑞麟與繆雙珠赫達三個人，因洪提督降服了劉天熊等人，約定裡應外合大破楊家崗，殺死群賊，董黃二將用烏雞黑犬血破了赫達的邪術，三人逃脫出來，正擬回棗陽巢穴，以圖報仇，不期走至龍泉店，遇著棗陽敗殘的賊目，才知應山棗陽已破官軍克復，無家可歸，因此商議奔往河南摩天嶺，投赫達的師父哈迷哆，故由信陽進發。熊如豹一見，喝令軍士將陣勢一字兒排開，當先立馬橫刀攔住去路，大聲喝道：「逆賊休走，咱老爺奉元帥之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，還不快快下馬受縛。」繆瑞麟見有官軍攔阻，嚇得膽戰心驚，連手腳都軟了，尚未答話，熊如豹一馬已到面前，舉起刀來斬於馬下，趕上割了首級。繆雙珠見老子被敵將殺死，即手舉雙刀，咬牙切齒，直望熊如豹砍來，熊如豹急急招架，一男一女戰有十數個回合，繆雙珠抵敵不住，忙將九口飛刀一齊放出，赫達又作起法來，只見走石飛沙，把那些軍士迷得無路可走，熊如豹幸虧躲得快，肩膀上著了一刀，其餘軍士被飛刀砍死者不少，繆雙珠見敵將業已逃去，只得收了飛刀，赫達亦收了法，兩人抱著繆瑞麟的無頭屍身，大哭一場，用土埋好，趕望摩天嶺而去。

熊如豹亦收軍回營，進了大帳，望洪提督參見已畢，就將繆瑞麟的首級獻上，洪提督問道：「此是誰人？」熊如豹道：「末將奉命在信陽交界地方埋伏，專等逆賊攔殺，昨日等了一日未見逆賊經過，其時末將就想回軍，又恐末將先走，逆賊接踵而至，豈不有誤大事，故末將又等了半日，直至午牌時分，果見賊首繆瑞麟與賊女雙珠、偽軍師赫達三人帶著數名敗殘賊眾，踉蹌而至，末將一見即喝令軍士攔住去路，首先刀斬繆瑞麟的首級。正欲去擒賊女雙珠與赫達的首級，繆雙珠舞刀來戰，末將只得招架，戰有七八合，雙珠已是抵敵不住，眼見就要就擒，誰知雙珠暗放飛刀，著中末將肩膀，其時來將就帶創力戰，爭奈赫達又用邪術，霎時天昏地暗，走石飛沙，對面不見蹤跡，軍士雖逃竄不迭，猶被打傷頭顱，及中刀而死者竟有百餘名之多，比及天地復明，風沙頓滅，偽

軍師赫達賊女雙珠均不知去向，末將復搜尋了一會，杳無形跡。末將該死，只得將賊首繆瑞麟的首級帶了，收軍回營繳令，聽候發落。」

洪提督道：「本提督命爾攔截，不准放走一人，軍令森嚴，爾豈不知利害？本應軍法從事，罪不容誅，姑念爾力斬賊首有功，雖放走繆雙珠與赫達二人，實係因彼暗用邪術，不能力戰，非退避故放者可比，本提督准情酌理，著即將功抵罪便了。」熊如豹又謝了不斬之恩，然後退下。當時洪提督即一面行文飛咨河南等處督撫，並開明繆雙珠赫達二人年貌，轉札各州縣防營軍民人等，一體緝獲。一面將撲滅大股逆賊，賊首就戮，一俟應山襄陽二縣克復，即可肅清的話，修了本章，先行飛報入奏，於是傳令合營休息半月，俟應山襄陽克復，再行班師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